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十

萍鄉文廷式撰

太平御覽卷二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終以此推之天地將闔之時人類必先絶矣食土者蟄蟲之類今西人地學書以爲動物之生莫先蟲蛇因其先生知其後亡也老子曰萬物芸芸各復歸其根食地上毛者故終歸於食土矣

御覽卷七百五十引周髀曰周公問於殷高據此則今

本作商高者乃宋人避諱改本也
虎鈐經妖星篇云天雁星將軍之精華也色靑赤有光
尾長三四丈按此與彗星何異而以天雁名之未詳所
本然歷代以彗星爲含譽星者固數數見矣
乙未春日談天家言以極精遠鏡測天紫微垣內有小
彗星甚衆
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然則得道者必自聚民始
周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注
必入矢者取其直也愚謂古者以誓爲矢疑入束矢者
必當有誓詞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按此與西洋諸國議院之法略近

聽民之所刺宥注民言殺殺之言寬謂魯大夫書刺用此所謂猶秉周禮者也

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以國法行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者也蓋合錢共賈爲國計消長之樞機故必以國法治之後鄭以爲富人蓄積者於義爲短

考工記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疏曰兩輪俱置水中觀眡四畔入水均否此古人以水量物之法

成唯識論卷一云若謂我用前後變易非我體者理亦不然用不離體應常有故體不離用應非常故此體用二字所始李二曲與顧亭林皆謂出自釋典是也

金輔之禮箋云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後世讀孫武書者當知必能用周禮而後可與言兵法也

楊晁岫玉堂舊記記明進士稀姓如上茂貞陝後改仵院銀庭祖阿順萬禮操鈔等姓誠不多見其餘如才稅仰勒沃訔數姓余皆親見其人若初鈕戈承等姓則本

朝頗有名人不復爲冷族矣又云益都有郇姓乃音環不音旬郯城有𣚺姓音卓亦巨族也又山東有舉人姓睢自云音雖近周將農閣學思益堂日札亦錄　本朝進士稀姓如青侶昂戰須叱祕綏侍要之類其拱姓則明拱廷臣　本朝拱翊勛皆桂林人薩粘姓等則由色目人改無足異也余前冊頗記稀姓故並錄兩家之說、玉堂薈記云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查慎行人海記云韓城薛相國不良死坐贓五萬籍其家纔六百金人海記元旦朝儀五鼓　駕親祭堂子各官俱朝服於午門外送今祭堂子大約在四鼓各官亦無迎送禮又

宮嬪公主皆行禮於乾清宮殿庭亦與今異

澠水燕談錄卷七趙文度青州人（名犯太祖上一字）清泰三年進士第六人及第能詩有觀光集傳於世徐星伯唐登科記是年進士十三人高頔趙岩（漁陽人）衞融而趙匡失載

李蒓客御史荀學齋日記云容齋續筆姑舅爲婚一條云姑舅兄弟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案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者謂父母之姑所生女舅所生女兩姨所生女皆於父母爲姊妹也姨字皆指從母）母之姑堂姑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

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小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此下當云並是母之緦麻以上親據身是尊今有脫文唐律疏義亦如是不可曉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詳以為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

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慈銘案此所引刑統自父母之姑舅至人倫失序皆本唐律疏義之文疏義此上一條明注云其外姻雖有服非尊卑者爲婚不禁可無疑於姑舅兄弟之爲婚矣周道百世婚姻不通是周婚制最嚴而召南何彼襛矣之詩美王姬下嫁云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齊侯當是呂伋蓋武王女適丁公子乙公得正是姑舅兄弟爲婚也此條可解紛紜之說如近世劉榛答婚禮問猶以律爲言亦可謂未嘗細讀者也

純客日記數十冊尚未刊其中論時事記掌故考名物

皆有可采悤悤閱過未能甄錄頗覺可惜茲就其荀學齋一種中略采數條以著梗概其日記數年輒改一名有越縵堂孟學齋桃花聖解齋諸目其考據詩詞等作必將付刊故余特略鈔其記時事者

乙卯三月三十日錄邸鈔注云閩李炳勳之罪死不足贖其私和命案賄賣官職俱鑿鑿有據自惇邸以下大學士寶鋆載齡尚書毛昶熙萬青藜李鴻藻等皆與之親暱而鴻藻尤狎之不止賀壽慈一人也滿洲大僚無不納交者其造宅也挾諸貴之勢逼死其鄰之老漆工人無不知之凡奏參查辦之重案多爲之賫緣消弭居間取賄外省大吏入京無不以重金委之張佩綸之疏

下朝士過慰之者車數百輛廠市爲之塞道今之定讞投鼠忌器避重就輕所入爰書者實皆市井不分之事不特含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

八月十一日邸鈔單懋謙卒於家注云懋謙在翰林以不學聞廣東英夷之警懋謙以祭酒視學託疾歸 宣宗甚怒之密記 御屏有永不起用之 旨咸豐末以見惡於巡撫胡文忠不得已入都門驟至大用庸庸尸位朝論亦輕之乃告歸單卒後託孫壽州師爲墓誌師轉屬余閱其行述竟無一事可紀者蒓客之言不誣也

十四日吏部左侍郎成林卒注云成林鑲白旗滿州人

字竹坪咸豐乙卯舉人貪競猥鄙士林羞伍其語言猥褻京師多傳之以為笑柄年甫四十忽暴疾死余按成林出高麗文氏肅府包衣旗也其猥鄙誠然然長樂初將軍長善他塔喇氏嘗言田興恕之獄禍幾不測時成林為總理衙門章京領班具稿力爭且率同列共爭乃得從寬典則亦一事可取者矣

十月二十九日英桂卒注云英桂赫舍里氏字香巖道光辛巳繙譯舉人今年以重宴鹿鳴加太子太保年七十九以前日卒其弟英樸先十餘日死兄弟驕淫貪鄙而樸尤劣云

十一月二十九日記云妄人趙之謙者亡賴險詐素不知書以從戴望胡澍等游略知一二目錄謂漢學可以當腐鼠也亦竊購奇零小書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廝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祕之改造書名冒爲己作以示人

十二月初二日閱鄒叔績遺書云前刻楚人王闓運所爲傳意求奇崛而事蹟全不分明支離蕪雜此人盛竊時譽脣吻激揚好持長短雖較趙之謙稍知讀書詩文亦較通順而大言詭行輕險自炫亦近日江湖佹客一輩中人也日出冰消終歸朽腐姑記吾言以諗後來而

巳

初十日邸鈔議崇厚條約注云先是會議總理各國衙門王大臣皆回避軍機皆兼總理者亦回避而今復詔與議蓋政府以避事爲取巧也今日召見大學士載齡及六部堂官三四品京堂而獨不及翁青藜朝廷亦燭其隱矣少詹黄體芳被召不至次日請議處五品京堂亦有召見者科道惟余上華一人

庚辰四月二十七日晡詣繩匠胡衕謁座師兵部許侍郎應騤此公以不學名語言甚鄙而驟由翰詹躐躋九列甫以甘肅學政還都即主會試國朝兩廣人無得

會總者外間皆言其有捷徑所未詳也

五月初七日卯刻進　乾淸門引　見於養心殿　天顏咫尺香藹　御爐　二聖垂簾黃雲夾扆時方雨甚水溢玉除　陛衞盛陳諸貴露立冠服如濯同班中有傾跌者向例東華門止鐙景運門止繖扇今日引　見諸人有攜鐙入　景運門者有持繖上　乾淸門者至傳宣時大臣或持繖至養心殿門而　乾淸宮侍衞皆戴雨帽班立門下蓋　朝儀之寬爲已極矣

六月二十四日閱香祖筆記阮亭云宋故事進士唱名宰執從官侍立左右有子弟與選者唱名之後必降階

謝康熙庚辰科選庶吉士大學士王文靖公之孫桐城張公敦復禮部尚書韓公慕廬之子皆中式及唱名皆自陳奏皆得邀恩入翰林然不降階謝也今則凡三品以上大員子弟　謝考後引　見例得碰頭近年復停止而軍機處別進牌子矣余聞張延秋編修云同治辛未季邦楨中式爲故總督芝昌之孫碰頭而不入庶常自此以後此例遂改也

八月二十四日記云是月二十一日會議公摺上內閣主稿皆言待俄吏使臣布策至京與之妥議其條約中必不可從者沮之如不肯則修戰備而惇王醇王吏部

尚書萬青藜工部翁尚書少詹事寶廷庶子張之洞御史洪良品徐文洞各別具疏禮部徐尚書及侍郎祁世長合具一疏聞惇邸徐祁皆主戰餘不知其詳徐尚書曾告余云此疏張幼樵手筆也翁疏頗爲崇厚道地約徐同上徐後還之翁怒遂獨上　兩宮獨　召見醇邸亦未知所言何也總之近日所患在內外隔絕上下相蒙　兩宮深居於條約之利害不能詳知樞府諸臣自知力小任重而不肯辭寵利且自以爲嘗平粵匪平捻匪平回匪遺大投艱皆由其籌運視外廷新進皆不更事於是力持已見回護前失而忌人之才或出其上頗聞其見言事之疏無不嘻笑按李高陽最多此病見奏章有一字

不實者皆摘出爲笑談此事頗近僉人小夫之爲矣嘗相謂曰此輩以一無所知之人而欲創千古未有之事而言事者亦實大半無知妄言章奏亦往往可笑所以愈格而不能入也當時之弊已如此況十年後以貪如狠狠如羊者主持國柄乎

十月二十九日邸鈔伯彥訥謨詁毋庸管理神機營事務注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騰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間二十六日伯彥訥謨詁奏請誅一[illegible]驍騎校或云伯王上操政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盛伯希祭酒告余云此人實欲行刺非疑也杖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

刁悍橫於軍中而爲朱邸所畜伯希云其母爲邸中侍浣衣婦其言得人耳此婁仵犯故被誅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伯王之門此言恐不盡確醇邸以聞始有此 諭

十一月初九日聞昨日晡時有人衣青布裘直入 慈甯宮門至 體元宮西煖閣下持煙筩吸煙時 慈禧皇太后將進膳聞欬聲問誰何曰我內監執之詢所來曰自天上來來何爲曰來放火此異事也先是九月初乾清宮徹涼棚有火藥鋪席上及藏引火具於架間者有 旨以內監交慎刑司嚴鞫尚未得實今又有此事其如陳持弓之犯銜盾劉思廣之入含元耶抑監豎之

黠者誘鄉愚以獨 宦閹冀緩其獄邪抑門籍過弛奸賈猾駔與宦寺市易狃於出入邪

辛巳正月初三日沈桂芬卒注云內閣擬謚文清文勤文端文恪 旨出謚文定按諭旨稱桂芬清愼忠勤老成端恪是以內閣依此擬擬據綿客所記則文定亦特謚矣

二月初九日閱劉雲生錫鴻英軺私記二卷雖辭筆冗俗不如郭筠仙使西紀程之簡絜而敘述甚詳雲生番禺人以舉人貲郎好爲大言依託貴要得薦副郭嵩燾侍郎使英吉利半年改爲使德國正使其居德頗有口舌功閒倘有德軺私記當再借觀也

二十五日工部郎中鄭錫傚直隸監生選平慶涇固道注云
工部漢郎中五缺近年五監生踞之潘駿猷朱其煊許
景福沈守廉及錫傚也鑽營醜穢靡所不爲而駿猷景
福錫傚爲尤甚故駿猷先得道員景福得知府今錫傚
繼得道員冬間遂爲穢區跕班踞安轉相師法矣余按
其煊廕生景福歲貢蒓客所記略誤又選缺尚依班次
視後來之以候補道鑽謀放缺者猶爲樸拙矣
四月初二日閱古微堂外集自道光以來經學之書充
棟諸儒攷訂之密無以復加於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
苦其繁富又自知必不能過乃創爲西漢之說謂微言

大義汩於東京以後張皇幽眇恣肊妄言攻擊康成王
苴沖遠力詆乾隆諸大儒以爲章句餖飣名物繁碎敝
精神於無用甚至謂海夷之禍粵寇之亂釀成於漢學
實則自便空疏曩附一二古書贗語醉儈欺誑愚俗其
所尊晉逸周書竹書紀年春秋繁露尚書大傳或斷爛
叢殘或悠謬無徵以爲此七十子之眞傳三代先秦之
古誼復援求乾嘉諸儒所輯之古易注今文尚書說三
家詩攻擴而祕之以爲此微言大義所在也又本武進
莊氏存與之說力尊公羊扶翼解詁卑穀梁爲輿皁比
左氏於盜賊蓋幾於非聖無法病狂喪心而所看之書

不過十餘部所治之經不過三四種較之爲宋學者倘須守五子之語錄辨朱陸之異同用力尤簡得名尤易此人心學術之大憂至今未已也默深才粗而氣浮心傲而神很耻於學無所得乃遁而附於常州莊氏其肊決竅談無待駁辨玆舉其攷据之謬略系於左（文多不錄）余謂學術遷流勢所必至同已者可爲良朋異論者亦可爲諍友蒓客此說治西漢學者亦當知之也其前一日記亦稱默深爲經世之學其文筆兀奡在並時包愼伯張石舟之上未嘗不深相推挹矣

六月二十九日孔憲穀撤去管理街道差使注云街道

御史自去年李璠狠藉索賄致贓數萬及其去也市肆相賀慮殺纖之會職彌甚凡修造牆屋者皆勒索之都中鋪商二十六家每家索銀四百兩被控而斥臺綱掃地盡矣

七月十四日邸鈔御史邵積誠奏工部郎中王慶鈞學習未久云云（純客日記中於邸鈔諭旨日日畢錄）注云慶鈞戶部侍郎文韶之子也笪駿狂蕩御史鄧承脩前以星變陳言劾大學士寶鋆及文韶已言及之特隱其名亦不實指其衛總辦差使其疏留中而文韶竟不令其子引避無恥甚矣

閏月初七日邸鈔丁鶴年請禁內城茶園演戲注云十刹海演劇恭邸子貝勒載澂爲之以媚其外婦者　大喪甫過百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坐近聞采飾孌演一無顧忌載澂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悖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論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甫開茶園一日亦罷

二十六日掌河南道御史邵曰濂升內閣侍讀學士注云向例郎中給事御史升京堂者先用京察一等記名之員無記名者用一等無一等者用二等此次閣讀學引見給事十二人及京畿道御史二人無一等者吏部

取資深掌科馬相如等四人居前御史邵曰濂李肇錫在翰林時一等次之相如等皆冀外任託病不至曰濂遂覓得之然外議謂故事別衙門京察帶在本任者不得歷本衙門資深之員吏部任意顛倒又有言憲長私曰濂者亦未能詳然以京堂滿秩而欲得本任及據戶工利藪者均託故規避士流無恥　國法不行相習成風殊堪痛恨

壬午正月十六日爽秋（袁昶字）為高麗使臣金秉善乞題其母朴氏世講圖圖名既不經敘次尤可笑蓋近日彼國人士亦甚荒陋矣往時張香濤吳清卿諸人瞰名嗜

巽喜與高麗人往還余嘗笑之今日纖夫小人如龍繼棟黄國瑾等出於黔桂邊徼羨吳張所爲冀以惡札流布海外爲之光價尤可歎也因致書爽秋還之余謂與高麗人酬唱未爲大失藕客禍衷或亦別有所見也

二十四日游百川爲倉場侍郎注云游百川以給事中二年除至今官與張之洞以編修不及三年至巡撫皆近世之僅見者張有文學以上疏受　特知然亦内有奥援游山東人頗木强雖由翰林起家而不知書聞其操守頗潔然亦太速化矣

二月二十八日唐炯爲雲南布政使注云此與徐延旭

皆以道員超擢由侍講張佩綸疏薦也炯貴州舉人張之洞之妻兄四川布政使鹿傳霖者之洞之姊夫徐延旭與鹿爲兒女親家故一時譁起矣

又編修王文錦毋庸發往山西注云鍾佩賢疏言翰林爲文學侍從之臣貴近過於御史不得供人差委其言甚謬乾隆中有詹事發河工差委者咸豐初有閣學少詹發往營差遣者且侍從如以官言惟侍講以上得稱之如以職事言惟南書房得稱之編檢非侍從也文錦因佩賢疏有貧緣字負氣自陳言翰林體制之榮自待之重讀書立品同館皆可共信亦不識人間羞恥者矣

其疏文理亦極可笑

三月二十五日四川龍安府知府王祖源升成灌龍緜茂道注云王祖源山東福山拔貢入貲由兵部主事選龍安府知府忽有此授蓋以張之洞之婦翁故

四月十五日張樹聲奏請派張佩綸幫辦水師注云聲兒相貴何時已乎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貲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 旨不意其不行也

按貲郎某者謂其子華奎後中壬午順天鄉試與余同年已丑成進士然二張之交自此遂決裂矣 先是王文韶至天津時樹聲已與 面商佩綸在京亦與李協揆商妥矣及奏入 太后不允其謀遂變

十七日陳寶琛奏張樹聲擅調近臣云云注曰狐埋狐

猾不已甚乎陳與佩綸互相唱和久矣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爲樹聲父子矣

十一月初五日王文韶開缺養親注云張佩綸又兩疏劾文韶即日　召見簾前外間傳其所對不稱旨不能詳也文韶自兩奉　溫諭二十九日復入直佩綸疏亦僅摭拾浮詞而頗歸美恭邸及大學士寶鋆又薦閻敬銘張之洞可任樞政蓋之洞嘗首薦佩綸可大任故以報之小夫妄言私相援引　東朝亦疑之是月朔　召見醇邸蓋以去留詢之也今日給事中鄧承脩復以災變陳時政闕失四事曰紀綱不振威令不行黜陟不當

賞罰不明其紀綱一條首及文韶入直事由是遂罷
癸未正月十二日姚姬傳儀鄭堂記爲其門生孔巽軒
作也其文以說經精善爲末又謂雖古有賢如康成者
猶未足以限吾撝約其言可駭儀鄭堂斯文中有上座
主桐城姚大夫書即爲此記而作其詞頗峻蓋巽軒學
問遠過其師又服膺高密之書宜其聞之怫然也姬傳
又爲金輔之作禮箋序有曰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
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亦若是所言尤誕儒
者於前賢之說有所補正公是公非無取忿爭何至犯
天下之所不韙金氏本治鄭禮其書頗有辯正不過掇

拾緒餘以相發明非顯然背馳悍然攻擊也然如陽厭陰厭之義最違康成而其說實不然淩曉樓已駁正之足知含鄭言禮所失必多矣姬傳於學實無所知恃其齒耄名高訿蜉撼樹今禮箋刻本皆無此序蓋輔之惡而去之也湘入過尊桐城賢者不免曾文正集中有復吳南屛書極稱惜抱兩作謂義精詞俊夐絕塵表不可解也

七月初十日　詔各部院司員見該管堂官不準屈膝請安注云近年司官一足跪之禮起於工部而兵部效之戶部繼效之皆貲郎任子以此獻媚一二自好者尙

不屑也去年閻尚書涖戶部郎嚴禁之茲以御史文海
疏言也余聞當時以富貴貧賤威武六字分帖六部獨
以賤字稱工部蒓客所記可互證也
八月十二日邸鈔浙江降調按察使陳寶箴奏瀝陳愚
悃據稱張佩綸奏名節有關云云注陳疏有云法司者
天下之平也是非者　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實憑勢
恣意變亂黑白惟其所指獨立之士孰不寒心其詞甚
直二十二日閻敬銘覆奏傳到員外郎延杰趙舒翹等
呈遞親供並無與陳寶箴往來情事　詔毋庸置議
十一月二十四日戶部右侍郎宗室敬信因病開缺注

云敬信出宗人府理事官調戸部銀庫郎中派充　定東陵監督未及一年驟至閣學遂遷侍郎兼左翼總兵其人嘗罰專交市儈聚寶堂酒食館其所設也去年臺中有欲劾之者始以館屬所親及調戸部畏閻尚書不敢履任遂遷病請開缺云

十二月十四日左宗棠代遞温葆深遺摺輒爲請謚交部議處注云宗棠疏惟言應否加　恩予謚出自　聖裁未嘗竟請謚也蓋政府惡而傾之

甲申正月十九日曾國荃署兩江總督注云十八日内閣學士周德潤疏言勳臣不宜引退請　旨責左宗棠

以大義令其在任調理而言裕祿不勝署督之任御史張人駿復劾之故有是 命余嘗謂國荃晚節似高駢幸江淮無事耳時以爲知言

二月十一日作書致黃仲弢凡數百言仲弢才質之美庚辰同榜中第一文章學問俱卓然有老成風近甚厚余以余與其仲父卣香比部有交誼持後生禮甚謹余辭之不得其尊人漱蘭侍郎亦甚致禮敬書問必稱先生余媿無以稱其橋梓意也念近日都門自北人二張以諫書爲捷徑鼓扇浮薄漸成門戸仲弢喪耦後南皮兩以兄女妻之而皖人張某沓粤督樹聲子也爲二張

效奔走藉以招搖聲氣妄議　朝局世以火逼鼓上蚤目之近與仲弢同居又齊人王懿榮者素附南皮竊浮譽後以妹妻南皮翁翕熱其父以龍州僻小郡守驟擢成都道致富鉅萬懿榮旣入翰林侈然自滿揮霍萬金買骨董書畫昨忽上書爭京官津貼事又請復古本尙書與今本並行言甚詭誕人皆傳笑兩人者皆素與仲弢習故作書勸其閉門自守勿爲人所牽引而猶言浮俗子弟嗜名競進干豫朝事不祥莫大害家凶國皆此輩爲之欲仲弢早絕之以自立於學所以效忠告也

壬午八月二十二日比日閱劉錦棠張曜等請變通新

疆官制營制諸疏皆洞中事理不愧老謀云云至劉疏內言不諳吏治關外郡縣刱始非軍旅粗材所能了貿恐貽誤將來請早簡巡撫裁撤欽差大臣則以近日御史陳錦有疏劾之也劉張固皆武夫然久經軍旅方面專征非皆目驗不特非一知半解者可比即近日如張陳諸人不過平時翻閱名臣奏議幾篇臨事摘記方輿紀要數語便慨然草疏者豈可同年而語若陳御史等比更無足論矣聞陳疏出其同鄉同官李士彬李則甘督譚鍾麟之同人也蓋為劉所輕而欲擠之譚以左恪靖薦得驟擢為陝撫今又為陝甘督而尚不知回疆南

路八城之名以吐魯番爲東四城之一則其人經濟可知耳近日如李鴻逵李映棻鍾簡之劾左恪靖劉海鼇之言新疆緩急情形此輩生不知東西南北即帖括文章亦帶事業亦屬駑材下駟而攘臂哆口爭先言事則張陳以上疏得美遷階之厲也使其受人意指別有所爲固屬罪不容誅即陳雲舫之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亦所謂鬼怪輩敗事者矣恪靖頗不知人晚節龍鍾子又不肖其在江左多滋異議然艱苦耐勞銳於任事其辦淮鹽不謀之川楚各督撫欲徑復引岸招商派兵以力制之又講求煮鹽用重淋之法務爲鮮潔以敵蜀鹽故

鄰疆齮齕者多而淮南官吏舊商亦皆不便其所爲謗議四起新商又頗行詐其子及幕僚亦不免沾潤其間賓緣隱蔽益爲口實要其公忠體國亦豈愛憎之私所能變亂哉

蒓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

乙未殿試讀卷大臣進呈卷　上親覽之以第三本駱成驤卷爲第一第十本喻長霖卷爲第二二人書法皆不佳　上喜其語無所忌諱特拔取之所以變舊習獎直言也先是和約未換各省公車激其義憤皆聯名呈

請代奏請廢約決戰　上雖有所爲不能允行而頗嘉其意故至此一變成式所以開天下言事之路也

凡異邦人僑居而本國不能治之則自主之權已失法律不同而風俗亦異此當酌定一恆久之規模者也王者通三統三正猶可兼用而必守抗弊之法以爲能遵祖制乎

欽定清涼山志卷二　聖祖仁皇帝五臺有懷詩云又到清涼境巉巖捲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春令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此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所以言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也

顏氏家訓教子篇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按此則北朝頗尚鮮卑語然自隋以後鮮卑語竟失傳其種人亦混入中國不可辨識矣

周春遼金元姓譜云金始祖指浦出自新羅其妻姓結縱如舟氏乃完顏鄰寒鼻察異酋長之女見三朝北盟會編引苗耀神麓記

周春遼金元姓譜云代北於古論為劉金姓烏古論為

商音字偶同非族類也元劉國傑本金烏古論氏後入中國亦改姓爲劉是不可解余按遼太祖慕漢高改后族爲蕭氏而耶律一作移剌至金時悉改劉氏殆習俗以漢國姓爲重劉國傑之改姓劉亦猶是耳

嚴鐵橋編全上古至先唐文以一人精力成書七百餘卷可謂勤矣惟編輯既富遺漏亦多加以出土之金石佚存之書籍鐵橋所未見者不知凡幾余嘗欲輯而補之尚可四五十卷匆匆未有暇也今姑就三代以前略舉其遺漏者太平御覽七十九引歸藏內有女媧占辭應補入伏羲後又鐵橋錄神農占而續漢志注及開元

占經所引黃帝占凡數百條皆未鈔輯旣錄黃帝道言而列子所引黃帝書何以遺之黃帝出軍訣鐵橋所錄一條而御覽三百二十五三百四十九所引四條悉未錄墨子耕柱篇載夏啓兆辭毛詩傳引尸子有夏喪法新序七有關龍逢諫桀之辭當補入夏文周書程典解云文王乃作程典以命三忠則助余體民以下眞文王所作也宜錄在程寤佚篇之前尹佚文當補入賈誼新書禮容語又春秋繁露俞子篇所引世子鐵橋亦漏未錄論衡實知篇有遺讖書潛夫論勸將篇有孫子佚文御覽卷十一引太公伏符陰謀及太公兵法太公對敵

權變逆順法禮記王制注引管子封禪篇賈子春秋篇引管子輕重篇論功篇引魯連之言御覽三百六十六八百四十九引鸞子皆當補入三代文者也若近時所出齊鎛克鼎之類並三代金文鉅製尤不當湮沒者矣又歸藏啟筮山海經大荒南經注所引鐵橋亦失載

太平廣記四百九野悉茗出佛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花不結子花開時徧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采其花壓以為油澤甚香滑按野悉茗即那悉茗

文選潘安仁閑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王逸荔

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按太平廣記四百九引述異記云防陵楚山有朱神李圃三十六所潘岳閒居賦云房陵朱神之李又李尤果賦云三十六之朱李嵇仙李縹而神李紅陸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縹李是也以句例求之作朱神者較優上句周文弱枝之棗如用朱仲事當云朱仲房陵之李方與張公大谷之梨句相比附矣述異記爲任彦昇書故問見博洽槩賢所見蓋已誤朱仲故失引耳任所見本房陵當作防陵

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階

皆用王

國朝督撫官自莅其鄉土者如史文靖之任兩江總督陳文恭之任兩廣總督人皆知之若鄧嶰筠之任兩江則雖授而未到任者也其署任則不在此例按順治丁酉以清苑張公玄錫為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誼本土者當始於此事見曹中吉瀞餘筆記近日岑春煊署兩廣總督雖名為署而別無實授之人與他署任者又異

純常子枝語卷十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御製解惑篇借李若農師本轉鈔每半葉八行每行十六字共十一葉

在昔有虞之誥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有虞之世雍雍皞皞猶且懼回僻之惑亂眾心至惓惓有震驚之誡甚矣巧言孔壬之爲害也夫天下事無巨細準於理而已矣循理奉公爲吉德悖理營私爲凶德凶德之應殃禍隨之罔逃天鑒前史畢載若龜鑑焉乃習俗澆薄詐偽繁興至有傾詖無根之言不揆諸倫理不衡諸事勢通國傳之而不疑者是不得不顯白顛末昭告中外

以解爾臣民之惑朕承 祖宗之重纘嗣大統惟以邇
賢遠奸保邦乂民爲務我 太祖武皇帝肇造洪基
太宗文皇帝重光丕業燕翼貽謀垂範奕世朕永惟繩
武兢兢業業莫敢怠荒虔 宗廟舉祫祀春秋霜露
每殷怵惕悽愴之心顧念 陵寢遠在舊都朝夕慕思
不遑甯處睠言豐鎬每懷靡及順治拾有貳年擬諏日
東詣盛京灑掃 園陵躬行展謁禮成之後擇宗室親
近者鎮撫其命之地代奉祀典旋以四方未盡甯謐慮
車馬扈從勞爾臣民不得已而罷行然歷載以還未嘗
一日釋諸懷抱俯仰思維朕旣未能卽行莫若先遣宗

親恭往守視歲時銜朕命虔修禮儀庶其稍慰瞻望故於今年伍月初旬特諭議政王大臣僉同推舉眾議以爲守　陵重任固宜於宗室愼擇其人然而無政務之煩無軍旅之寄即老病廢閒者亦可以恭承斯選故公舉二人其一則年齒衰邁難統兵戎其一則爲郭子公蓋以其夙嬰痫疾久成廢人是皆可恪奉厥職將朕本本水源之慕遂詳議署名以上朕降旨俞允則郭子公之東行已於是時早定矣蓋宗室王公之中有韜鈐勇略可當任使者方倚爲干城心膂之重屏翰王室征討不庭應留之京師以備策遣郭子公既係國家親屬體

宜優崇不可以廢疾閒棄且步履艱難騎射未諳跋涉山川戴胄擐甲斷非其任受命徂東仰慰 祖考之心副朕展親之誼是誠 天 祖所監臨臣民所允協者也方是時於遴擇為至公於典禮為大順何嫌何疑何閒何隙可以滋邪佞之口耶不謂囂狂狡之計布蜚騰之詞一唱百和淆訛相仍如朕所詳察而熟聞者憶朕本年伍月晦時御西苑萬善殿見僧別山所棲室中懸挂禪僧木陳書字一幀末有大小篆章各一朕熟視小者賞其文采顧問誰為此者禪僧慧樞前奏云此郭子公所造以貽木陳者也朕笑曰彼能為此小技耶時茆

溪和尚亦侍側遂奏云郭子公且能圖畫慧樞遂復奏云曾於別山所見郭子公所贈畫幅頗善朕命取以來乃馳往別山私寓取以進覽視其款識實郭子公所貽別山者也蓋郭子公禮別山爲師席久矣當淸燕從容之頃因書法及篆章因篆章及畫圖在邛溪和尚惟有能畫之一言耳未嘗枝詞也遂郭子公東行之後流言猝興謂郭子公承命而往是邛溪和尚有所指陳而朕聽信之也朕微聞徐察之具知爲此說者起於一人而流於衆口甚矣憸邪朋比誣上播惡若是其不可測也朕自臨御以來大綱小紀躬覽親裁凡謀議於上敷施

於下者奉天推誠罔敢喜怒自私專行己意況於納一人之詞決重大之務何以上答祖宗風示天下謂朕如此方之於古朕爲何如主耶抑凡朕行事以臣工兆庶爲心公聽並觀重扃洞啟爾臣民宜無不以朕心爲心上下交孚以臻至治中孚之卦信及豚魚豚魚雖微以凡屬含靈總可格也況於懷知覺備五常以爲人者歟迺溺於欺誕習不審察數月以來傳告愈熾淆亂聽聞顛倒是非以鄙倍之胸臆度朝廷之大政甚可憫矣朕一日萬幾雖省理勤勞未嘗纖細旁假詎有奉祀 祖宗陵寢而決於一人之指陳者朕爲天地神人之主舉

措係萬方安危固不敢當此謗即茆溪和尙亦方外修行之士耳輒謂其片言即取必於朕復何以當此謗哉然深究其意造爲訛言非爲禍及茆溪和尙專圖誣害於朕耳蓋茆溪和尙雖緣此語橫構凶危於彼亦何損也惟在朕則邪說一騰輿情疑揣自茲以往不祇以斯一事謂聽信人言將凡有黜陟賞罰發號施令必皆指爲茆溪和尙言之而朕聽之矣是朕爲天下主宣綸敷政惟一和尙之言是用其所以誣罔朕躬俾朕貽譏天下後世者其害豈淺鮮耶且守　陵大典朕申命會議以及諸王大臣具奏承旨咸在伍月初旬萬善殿燕閒

奏對則在月晦其時奏纂章爲郭子公貽木陳者慧樞也復奏有畫在別山所者亦慧樞也時不相蒙事不相涉乃憑虛訕謗籍籍紛紛倡言者有人附會者彌衆朕蕩不能已用是拔本披根宣諭敷告俾爾臣民曉然知訛言之所從來則莠言無作羣疑冰釋矣郭子公之性情浮夸語言失實朕所夙知近始悉其學書畫競虛名交通近侍結納朝臣凡朕左右如犯監吳艮輔等數人粗涉文義者彼皆深相援引委以腹心其餘內監亦多爲彼私人探朕起居伺朕言動禁庭幾密彼每獲知滿漢大小臣工彼則密通款曲巧結人心故一時諸臣或

彼其延納或受其餽貽或慕其豢恭或信其甘誘入彼牢籠冥行無忌者亦不乏人其陰謀詭策誠有不可究詰者他如獲譴拘繫桁楊懲責之非人内而官監外而官僚彼必潛致餽問慰以温言往往矯詐文飾示彼寛慈之意彰朕用罰之嚴樹黨比暱將使人人樂爲之用此其心欲何爲哉卽朕招致之僧徒彼亦私加隆禮情款慇懃欲使舉國臣民沾其小惠戴其恩私擴竊賢聲希圖非望制行若斯豈惠迪循理謹守愚分者哉往朕切念周親崇重一本待以至誠絕無猜間近因訛言密加訪察從前情狀漸次暴露於戲爾舉國臣民咸沐

祖宗德澤在朕涵育覆幬之中豈盡無忠義感奮之心耳目聰明之性而乃輕信訛言簧鼓怨毀將毋之耶抑德之也郭子公旣盛植羽翼其冀復興造誣詞歸賢能於彼誘過端於朕搖動羣衆志趣非常朕實慮焉今雖身在盛京心未嘗一日忘京師也且傾險性成安能悔過遷善自保祿命盛京若非補陳之遴亦喜事矜才心驕內僻之人也又四方流犯雜居茲土能文章負聲氣者實繁有徒郭子公必傾心羅致與延接此輩將不顧身家邀死如騖倘不亟爲指破相煽成風遂近傚之俾朕成孤立之勢豈宗社無疆之福耶不然則干綱虧

恩朕又安忍也朕荷　天眷佑孜孜圖治薄海之內嘉與維新雖遐荒殊域無不期其革心嚮化乃宗親近屬夫習遠近之間如此蜚語驚人詭行欺世朕甚愴焉況臣吾股肱民吾赤子欲其遵道遵路會歸有極天下亦共知之安事文告之煩啟牖愚昧然遺此無良莠端誣誑包藏叵測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且訛言相惑實足以移太平之休風釀背戾之末俗能不爲爾咨嗟反覆致其丁寧爾臣民覩朕斯篇諒不復爲訛言所惑凡有操心擇術甘蹈大戮者尙其滌蕩肺腸悛心警惕體朕開誠布公委曲開導至意　皇天后土鑒朕不得已之衷

焉

御製解惑篇終

按此事東華錄不載故敬錄 御製文於此郭子公者未詳何人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敬一主人諱高塞 文皇帝第七子封鎮國公世居盛京謚文瑜詩多清警愛醫無閭山幽雅嘗於夏日讀書其間有遼東丹王之風孫赤崖暘以事戍吉林主人留於邸中數載遇赦始歸其愛才如此有壽祺堂集行世漁洋池北偶談中曾採其詩句蓋即其人歟

陳迦陵雜詩蕭承嬌女一首屈翁山大都宮詞第三首

皆與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相應

京師彰義門內普果寺有一碑康熙十一年立益都馮相國溥撰文內稱順治十七年　世祖章皇帝爲　董皇后設無遮大會　車駕凡五臨幸云又是時主此寺者爲旅禪師　世祖嘗與談釋典若玉琳木陳之類故碑文又云此地即黃帝之崆峒放勛之衢室也

吳翌鳳遜志堂雜鈔甲集云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愼交社彭瓏雲客宋德宜右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南湖太倉吳偉業長洲宋德宜實穎吳縣沈世奕彭

瓏尤侗華亭徐致遠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嘉興朱茂晭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筂杭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旦會稽姜承烈徐允定等皆赴自此以後風流歇絕矣按國初大學士馮銓劉正宗等皆明時閹黨之餘故專仇社會且設厲禁令秀才臥碑其文猶存士氣不振未必不由於此也

志伯愚侍郎改官烏里雅蘇臺參贊途中得竹枝詞一百首自注多可採者桃花乞按輟耕錄以漢人為桃花石與此首近惟侍郎此詩云云又似非謂漢人故錄存備攷一首云一座氊廬一守兵司茶執爨

賫經營開言但喚桃花乞男女齊來應一聲自注云桃花乞不分男女無論正台幫台輪應出蒙古包一座者其人郎爲此處之守兵例應男丁無男則以女代之第五十四台白達拉克一首云白達拉克河名烏塔西行一山口中藏百里地膏腴黏天綠草平如掌守險屯田此要途自注云由烏塔西行入山口其平如掌寬二十里長一百里兩旁山削如壁無歧路可行土潤草肥洵屯牧之美地也元人古墓一首云山岡華表立崔巍羽化千年鶴不歸碑碣無存名氏翳我來空自弔斜暉自注云自過布音圖河而西沿途往往見石柱對峙細視上有龍紋及日月象大都剝蝕蓋元時顯宦歸葬以誌墓者惜風氣不開今仍火葬土人不知古有墓也詢之台官鄂答以爲天生石柱可哂之至惜碑碣無一存者按唐書突厥傳太宗曰突厥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是北俗墓葬唐初已有之第六十二台特穆爾圖一首自

注云特穆爾圖譯言有鐵礦也相傳礦甚寬深產鐵極佳蒙人欲開而不得其法近聞俄人頗有意開採云

俄史輯譯載法使婆忙得行述所記俄主彼得遺囑有云開拓之計宜從事於土耳其之君士但丁及印度國苟能得此可爲天下獨一之主按此遺囑或疑其不實然以俄之行事測之又疑其眞余謂此囑意計所及偉略非凡非法使所能僞也俄人百五十年前其意計已如此泰西新史攬要言彼得之始即位其屬地有英程五百萬方里英程卄方里合華程卄方里至愛烈珊德皇之世已廓版圖至英程九百萬方里俄於是時四路擴充合計所得者已其有歐羅巴全洲之廣矣然於土都及印度

兩地猶未能行彼得之遺囑則其之謀國有人而俄不得志於西方者且將從事於東方也明太祖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以示後人是以終明之世武功不振李克用以三矢遺其子是以終滅梁滅燕走契丹凡有國之君豈可自隘其規模而啟陵侮之漸哉

劉智天方性理西行正位圖以東爲氣位西爲土位南爲火位北爲水位其說以氣爲木毋金爲土子又引清源黑氏之言謂南北有定位東西無定位南北以二極爲定位東西乃以天地爲定位也是又以天爲氣以地爲土其實展轉勦襲佛氏地水火風之說耳余嘗謂儒

家言五行爲入世法故皆舉目驗手執者言之言金木而不言風佛言四大爲出世法則舉原質而言之故舉風而不言金木且謂之地而不謂之土言五行者有定位言四大者無定位此必然之理也劉氏乃參用而增會之遂支離而不合於理矣按清源黑氏郎作又其譯此書序之黑鳴鳳

本經第一章云氣火水土謂之四元金木活類謂之三子四元三子謂之七行七行分布萬彙生成原性云格致全經又研貞經按既以活類當七行之一矣又何以云萬彙生成哉

按白虎通論五行云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

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陳卓人疏證引淮南天文訓證之謂春爲少陽秋爲少陰故非極其義甚塙然則以金木爲五行者固以陰陽之氣言之且水火亦以氣合而成安見四大之說勝於五行耶白虎通又曰五行常在火乍亡何夫光熱示存此理之所易曉而謂之乍亡者蓋據目所能見而言其取金木而不取氣者亦以目能見金木而不能見氣故也

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按金天柱清眞釋疑云

穆罕默德居默德那城興揚教門名曰穆思懔教從其教者名曰穆民均釋爲清眞二字當時並無回回之稱余謂穆護即今之回教又回紇稱太子爲葉護唐書突厥傳云大臣曰葉護此用清眞釋疑之說此護字之義稱爲穆護譬如僧衆之稱釋子矣祆教即火教今波斯之俗猶行之唐百官志祠部郎中職云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是唐時祆廟雖多而未嘗聽民從其教也

白虎通論天地之始篇云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陳氏疏證云珠林引虞喜安天論云情性生斗中斗中爲神明此作汁中未知何解余謂此篇汁當作斗

形近而譌言北斗主人生命心性者三代之舊說也今術數家多用之公羊莊十年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春秋設七等之文以貶絕錄行應斗屈伸疏又云必備七等之法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賞罰示法說郛載春秋運斗樞云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白虎通之所本史記天官書與運斗樞文同索隱曰姚氏案宋均云言是大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蓋即宋均春秋緯之注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四曰司命此後世言星命家所託始矣

西人之學言靈魂在腦中國則言一切在心余嘗謂二說宜互相備說文思字从囟从心是其義又按黃庭經至道章云腦神精根字泥丸一面之神宗泥丸九心神章

云六腑五臟神體精皆在心內運天經其言面部主於
腦臟腑主於心乃道家精要之說也
新唐書隱逸孟詵傳云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
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按此即化學家化分之類
又唐書藝文志有詵食療本草三卷補養方三卷必效
方十卷王燾外臺祕要方屢引之詵官侍郎刺史不入
方技而入隱逸史之失也唐書醫家甄權張文仲等並入方技傳
新唐書陸羽傳云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
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按
旁行書出漢書西域傳景文借用爲佛書也

新唐書儒學傳孔至譔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為近世新族剟去之說子坦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蓋氏族之學廢而不講多由於此近者志伯愚官學士時奏請修滿洲氏族譜　上將允之乃以大學士額勒和布力沮遂止額勒和布乃覺羅氏覺羅禪者宗室外婦姦生之子不得入屬籍則別其氏為覺羅禪也

唐律盜毀天尊佛像條疏議曰盜毀餘像者若化生神王之類當不應為從重化生神王蓋指雜祀而言然未知當時語何所本也按化生蓋別於胎生濕生卵生之類疑所指若山川之神也

唐書禮樂志上元元年尊太公爲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爲十哲蜀丞相諸葛亮列於左按今無武成廟而諸葛忠武侯從祀孔子廟千古以來既祀武廟復祀文廟惟忠武一人而已

讀前人書固不宜苛論字句然有一涉筆而令人可笑者以此等人而主持百年風雅宜詞章之道遜於前代也如沈德潛唐書攷證跋語第一句云新唐一書夫歐宋之史第名唐書後人以別舊書特加新字沈乃以新唐標目若後漢北齊之稱此乃文理未通非復尋常紕繆又云後代有作糾繆者夫吳縝之與歐宋顯屬同時

此而不知邉云考史又云舊書以完善勝故司馬氏作通鑑往往取之新書以識見勝故朱子作綱目往往取之謂舊書為完善豈新書有所殘缺乎至朱子之書實名通鑑綱目截取二字亦不成文其餘所言大都字句未妥論議無取寥寥四百字而疵累叢多徒足使漁仲笑人子元拊掌甚矣學究之不可與言史也

黃壬谷破邪詳辯摘錄邪經至四十餘種大抵鄙俚不經其龍華寶經云無生老母所說所謂無生老母者乃明末妖婦壬谷任滄州知州時有滄州城內有無生廟碑記文係明朝進士所撰殘缺不辨姓名內言無生者

於明世至萬歷時蟲與尤甚又邪教王法中案內供稱
無生老母於康熙年間轉世在清苑縣之國宮營既嫁
生一子後被其夫休棄子又被雷殛死因在國公營之
大寺內習教傳徒迨身死其徒於寺後修一磚塔以藏
骨骸於時即照供遣員拆塔毀骨其龍華經有云紅陽
教飄高祖淨空教淨空僧無爲教四維祖西大乘呂菩
薩黃天教普靜祖龍天教米菩薩南無教孫祖師南陽
教南陽母悟明教悟明祖金山教悲相祖頓悟教頓悟
祖金禪教金禪祖還源教還源祖大乘教石佛祖圓頓
教菩薩祖收源教收源祖查邪經飄高爲萬歷時人無

生之弟子也其所稱淨空等衆大抵皆同時妖人黃王谷云刊印邪經係明末太監其遺毒甚矣余聞近日紅陽大乘等教傳之者日衆又當時以習教者爲行好（亦見破邪詳辯）今則音變爲學好殆不下數百萬人惟在禮一門近世所刱或謂與邪教異然終日必默念觀世音菩薩五字又聞別有所諷經卷則亦非徒禁酒禁煙而已在禮之徒亦不下數百萬人惟此等教民非愚即懦即有不軌之謀亦何足與官兵抗要在廣設學校以化之詳慮民生以養之十年以內可以盡爲良善此則在上者所宜引爲己責而不可徒事於殺戮者也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卷十五云成化年間因擒獲妖人追其妖書備錄其名目榜示天下紀聞錄其書目凡百餘種惟其中有洪陽大策及金蟬經等與近今邪教名同然此等妖書隨滅隨起愈趨愈下皆無知愚民信口編集不必前有所本也嘯亭雜錄記嘉慶癸酉之變云白蓮邪教起自元末紅巾之亂明唐賽兒徐鴻儒等相沿不絕其經卷皆淺襲釋氏之文而鄙褻不成文理又以眞空家鄉無生父母八字爲眞言其教以道祖爲重又有天魔女諸名位其傳習京畿者又變爲八卦榮華紅陽白陽諸名按川楚之變爲白蓮邪教林清之變爲

八卦邪教今京師傳八卦教者尤眾又變其說爲技擊之八卦門流禍日滋可爲深慨

道光間又有所謂崆峒教者泰州周氏創之周彭澤人或云池州人其徒薛執中者遊京師與王公大臣交後伏法張姓者居山東黃巖山爲閻敬銘所殺李姓者最老壽遊江湖間卒於光緒十年以後徒眾殆三四千人士大夫亦有歸之者李之徒有蔣姓者余曾見之述其師宗旨云心息相依轉識成智此僅用禪波羅蜜法門其流派論說甚紛余不欲贅論也

西歷紀年前一千四十六年猶太王大闢即位與推羅

王海崙作通商條約立約自此始其子瑣羅門繼之重申前命見西國政教攷略

回人有紅帽白帽新教舊教之名乾隆四十餘年馬明心蘇四十三田五等自西域歸傳受新教遂至結黨謀逆後同治閒馬化灑馬桂源皆以新教號召回民者也近日董福祥奏云回人習教牟利厥後約有四端曰花寺曰蘇扶提曰洪門曰白莊四者並行惟花寺一教為最勝案此四者疑皆新教之支分而今歲河州叛回馬永琳即花寺之教主也閱新教所誦之經亦與舊教無異而何以從新教者必至於叛逆當質諸習於回教事

實者非細故也盛伯希祭酒云新教誦經華摇頭舊教不摇頭此亦一異

西國近事彙編云北阿非利加之摩洛哥國紅帽回回族也己卯春季又云摩洛哥國幅員與法相埒庚辰春季與西班牙僅隔一海人民咸著赤幘世呼為紅帽回回云庚辰冬季

余按此西回教僅存之國也西書論教派者謂回教教會有以色拉維會有罌色侖維會有穆罕默德會中有猶太教耶穌教與邦各教教規按此所言亦回教與猶太耶穌同源異流之證特不知其各會之殊則若何耳土爾其國自稱其教為依不藍教其教之大長稱室畏兒依石藍周去非嶺外代答記大食諸國云有白達

按即被達國大食諸國之京師也其國王則佛麻霞勿之子孫麻霞勿即穆罕驀德之轉音是其教亦稱穆罕驀德為佛

劉智天方性理列所採輯經書目共八十種其第一種即古爾阿尼泰西新史攬要云突厥自名其教中經卷曰富爾干尼（按即古爾阿尼各書中或作別爾罕）歐人譯其意而轉譯華文則果然二字之義也其國中治民之律例亦采之於果然風俗之所尚亦備載於果然然余檢天方性理中其卷首所謂本經五章則雜采昭微經道行推原經格致全經研真經實隱經天經情性六書以成之其圖說

五卷則絕無引用書目而於古爾阿尼竟無一字及之豈其教中例嚴不准傳述邪抑其道理淺薄劉智故隱之以示深秘邪清眞指南卷七云四大眞經總理大綱者惟府爾歌係眞經經云自此經降後奉主命將前聖一切經書悉行停止此亦足見穆罕默德之用心矣泰西新史又云果然經中有不準劄尸驗視之禁泰西各國當有譯本西書古哥蘭經近已有活字擺印本又云近譯東方各聖書已有三十六卷此編回教而言又按西人教派叢書有云天方教律例及其教中諸書另有教法學法有一種教規最爲微妙其名曰蘇爾蕃依白拉依瑪非下學所得預聞劉智所言性理

殆即其所謂微妙者乎

蔣子瀟後西征述以古爾阿尼經稱穆罕驀德上帝欽差謂其理優於釋教及耶蘇教援釋教言佛由天宮降生而子瀟因謂佛自稱天帝降生是於釋典尚未詳究毋庸深作解事若耶蘇則與回教同出一原亦未易定其優劣也上帝欽差回文云賠昂伯爾

天方歷書載人祖始生名阿丹一曰亞當即中國所謂盤古氏回書論其道統則謂阿丹傳施師阿丹長子施師傳努海施師十世孫努海傳易卜喇欣易卜喇欣傳易司馬義易司哈格再傳葉爾苦柏再傳穆撒再傳達五德再傳

爾撒爾撒死不得其傳其後異端蠭起有野忽德迺梭羅二氏縱橫天下迺梭羅即天主教也爾撒死後六百餘年而穆罕默德生清眞釋疑云天主教之耶蘇即吾教經中之所謂爾撒爾撒一號葉速故音轉爲耶蘇此兩教同源之證以古教彙參所引創世記證之其所謂設者即施師之轉音所謂挪亞者即努海之轉音其稱挪亞三子曰閃曰含曰雅弗分居東中西三土與回教書言努海三子曰散穆曰哈穆曰雅伕西分治三土者尤爲吻合惟清眞釋疑以雅伕西爲郎伕羲則荒謬附會之說耳挪速穆康熙間人漢姓名馬注清眞指南卷三云昔聖母默勒嫣爲童女時閨中沐浴見盆內若有人影及視見一美男立窗外聖母驚問何人曰吾者白依勒天仙奉主命降

爾嗣聖母曰吾童貞清淨焉能有子天仙曰主要有即有不由於人忽不見於是聖母隨娠爾撒生而神靈聖智莫測奉真主命天仙敕降真經名引知禮西洋稱爾撒爲天主諱耶蘇稱聖母爲天主母諱瑪理玡釋教又稱聖母爲觀音以爾撒爲童子實同名異迄今披髮跣足乃沐浴遺蹤按此書援釋家觀音童子之說不知從何處附會其謂耶蘇即爾撒則所述事蹟固與舊約書相合矣

初學記二十七引伏侯古今注云章帝元和三年明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雞子圍四寸八分（御覽八百三所引同）余聞光

緒間南昌鄉間亦有得蚌珠者甚大售之得數十金是珠亦不必出於海也

林樂知中西關繫略論內譯咕嘞經按即可蘭經語甚多言天使加伯賴降受此經之夕自第一重天至第七重天又云謨罕驀德行教之十二年自言一夕倣麥斯拉至耶路撒冷升天凡古聖古先知皆顯形迎迓上一重天遇老人意是亞當再上一重於天門遇挪亞再上一重遇亞伯拉罕再上一重遇雅各之子約瑟再上一重遇摩西再上一重遇施洗禮之約翰再上一重天皆神光於光中遇耶蘇此事載咕嘞經之第十七章以西人譯

回經蓋徑以爾撒為耶蘇矣其所云亞當以下諸聖亦與耶蘇經同信乎兩教同出一源也

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此或出孟子外書

尚書大傳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困學紀聞二） 又云周公居攝（隋書李德林傳詩豳譜正義）二年克殷（詩邶鄘衞正義）三年踐奄（詩頌譜正義） 又云狄人將攻太王亶甫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貨財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父贄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

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亶父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亶父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策杖而去逾梁山邑岐山國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御覽禮記哀公問正義皆引之此從黃奭通德堂輯本又云武丁側身修行重譯來朝者六國通志綱目前編此等皆尚書家傳說而大抵與孟子書同趙邠卿言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信矣孟子說書多與大傳合說春秋多與公羊家合故近人皆引孟子爲今文家然孟子說詩固與毛傳不甚異也

求長文琴史卷四云王徽字景玄晉相導之曾孫少好學工書解音律而不屑仕宦尤善琴并著譜序今此書亡矣按王徽有琴譜當補入余所撰晉書藝文志但長文採自何書亦未能詳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係本皆云名凱無忌書亦當補入藝文志係本當作世本蓋張守節避唐諱改寫

明夏樹芳奇姓通卷一云晉恭播著漢書音義十二卷漢書注四十卷又卷六云賞慶晉人注周易均未詳所本其書譌舛甚多故不采錄

又奇姓通卷二引劉向別錄于長平陰人著天下忠臣九篇按于長今作千長此書引別錄乃與干令升同姓當有所本俟攷

茹敦和竹香齋古文孝綺倪先生傳載會鼎所撰治格會通自序云有事本極瑣而不刪者如屯田牧地則存其疆址賦稅課程則存其規額下至農桑畜牧器用百工既關治道則不得而去亦有非屬殊特而刪之者如氏族六書七音以至金石草木之類博雅所資而無關政要則亦不得而存按孝綺此書二百七十餘卷仿四通一衍之例其刪六書七音金石誠爲喜變至草木關

物産氏族驗民風不得謂無關治道若兼載及器用百工則考𦂳之特解也史公班令尙能傳食貨後世無其識矣

朱竹垞先生風懷詩原稿尙存塗改凡數十聯其與刊本異者如留仙裙褶縐今作襞摺歸甯先下霅今作輕帆之類尙有十數字其虛牖李當當句下原有愛惜雖齊契嫌猜尙兩忘嬉游貪下九禮數罷勝常四句亦佳語後以韻複刪去原題爲靜志詩與詩餘八十七首同編一卷

近人於左傳周官多疑爲劉歆僞竄事雖無據而理亦

有可疑余按史記呂不韋傳索隱云戰國策以不韋爲濮陽人又記其事迹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據戰國策然爲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己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遷記合也余謂劉向何必使國策所傳異於史記索隱後說殊屬枝辭然於此可知疑向歆父子校讎有所改易者唐人已先有是說矣

元廉文正語云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爲賢相者天下事苟無宰制三代可復也 元名臣事略卷七 此任事苦心人語伯顏稱爲眞宰相信然我 朝滿洲諸相未有

能見及此者也

文文山集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云先君子嘗言滞學守固化學來新以一革字志韋佩人皆稱革齋化學來新先數百年已有言之者特已日乃字未知在何時耳

文山集世通行本爲明嘉靖間曾宏編刊共二十卷余得一稍舊之本題文山先生文集凡十七卷別集六卷則指南錄吟嘯集集杜詩紀年錄也又附錄二卷共二十五卷字句異同甚多可資攷證卷首孫燧一贊在舉係從大字譜按燧巡撫江西在正德間與王文成同時文成爲文山別集序云此序余所得本無之見曾宏輯本附錄先生之族

裔今太僕少卿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則是編亦當日稿草本也惟其首葉所存舊序足見元時刊集之原始今附錄之其辭云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隨筆凡數十大冊常與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公太師草藁先生手澤其識行藁丁丑歲猶挾以自隨一旦委之草莽可爲太息今百方搜訪僅僅有此因自寶祐乙卯後至咸淳甲戌止隨門類略譜其先後以成此編雖首尾粗備而遺佚者衆矣如詩一門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選體頁多今諸體所存無幾而選幾絕響頁可惜歎至如場屋舉子業自有舊日藁冊板行又如年譜集杜指南

錄則甲戌已後之筆不在此編其曰吟嘯者乃舊肆自爲之名於義無取其實則指南別集耳因著其說於集端以諗觀者云元貞二年太歲丙申冬至日道體堂識

舊又云文山先生文集既繡諸梓矣然散佚尚多其爲人所什襲者閒復出焉今隨所得編類如前爲後集更當訪求陸續入集云大德元年丁酉中秋日道體堂識

舊又低二格舊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予合而爲一姑存二序于此（原注云以上俱舊集所載）

按合而爲一者不知何人此本翻刻則從合而爲一之舊本也其編次極有法曾本大半從之而略有竄入暇

嘗重刊此書作校勘記詳攷其得失惜元貞大德之本不可復見藏家藏書目亦無有箸錄之者矣

又按四庫提要云道體堂本明初散佚尹鳳岐從內閣得之重加編次爲詩文十七卷起寶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道籍後及贛州以前之作江西副使陳价廬陵處士張祥先後刻之附以指南前後錄吟嘯集紀年錄惟集杜詩以世久單行未經收入據此則合爲十七卷者即尹鳳岐惟此本有集杜詩則又非陳張所刻本也

又明萬歷間燕山刻本及近時道光閒蘇州布政使文柱刻本皆溯源於曾刻而嘉靖以前本竟未之見是余

所得本彌可寶貴至道光刊本首列數條竟云文山集元時無刊本尤失之不考矣惟陳揆稽瑞樓書目有文文山集十二冊舊刻本惜未之見

竹垞先生手定詞稿江湖載酒集六卷茶煙閣體物集三卷靜志居詩餘一卷蕃兒樂府一卷其風懷詩二百韻原列靜志居詩餘之前楊又雲析裝爲冊頁後自悔其粗疏其刪去詞馮氏輒曝書亭外集時識未之見較李氏注本共多五十七首今錄靜志居詩餘開卷玉樓春效柳屯田體四首以備注朱集者攷證焉詞云松兒林下儂屈致不比天挑與穠李草堂回想乍移時三尺

多晨小年紀夢中腹上分明記果結同心來樹底纏緜
願作菟絲花抱向層樓翠釵倚原注松蓋僂者曰樓松又有玉釵松山姑
愛描眉瞬翠芳草為裘雲挽髻碧桃花底小門開棹入
仙源迎淺水明璫欲解非容易夢雨催歸情未已望夫
片石肯飛來只合移他安屋裏亥娘濃笑書名字解道
生年是三家定情猶記夜將分十二時辰思到底雖然
不嫁心同契注想桃孩傍結子垂金屈玉篆成文二首
六身真箇似亥原注唐詩惟書亥字與時人日家不嫁娶桃孩腎神見黃庭經注奴對
我論心事井水波濤都不起疇襄翠羽鈿紈巾錢鑄詩
冤撥金字歌詞愛唱千秋歲花底梅魂易飄墜教塗蜥

蜴便愁眉催上𨀉瑜還齲齒觀壽奴一首知其洞仙歌詞中鑄就偏名有誰認與此詞錢鑄青凫鈸金字適相應矣

余好錄希姓然皆據本朝仕籍譜牒言之以近而有徵也明夏茂卿奇姓通一書搜羅甚博而多不可據然其於有明一代則耳目所接當無巨謬可與楊升菴所錄希姓互參也兹摘而記之如左方

紅仲朱陽曲人正統中任鄖西縣丞

供仲序南海人洪武中攸縣二尹

冬壽宣德中清河訓導

邦巖南鄭人宣德間順德通判

眉旭洪武間人

婺玉涿州人弘治中順慶府同知

之輔洪武中秦州教諭

匙巖蒲城人嘉靖中貢士又萬歷間延綏把總匙北鑰蓬萊人

晉永琇鬱林人天順間甌甯主簿

蕪怨平山人宣德中江陰大使

鷄鳴時字子信正統中陝西苑馬寺監正

霓濟雨山人正統中雩都知縣

犀衎古獲鹿人

厇成大足人永樂中任知府

哈左弘治中光州舉人

塵洪鄢縣人正德間沙河教諭塵昂霄莘縣人贛州經歷

春生物春仲和洪武間人一垣曲人一武昌人

勳會瀏陽人梧州府同知

熏成成化初建甯衛千戶

駢恭大名人永樂中戶部主事

繆明閩中人弘治舉人

䝴賢滕縣人嘉靖進士

䣊雄太和人正德中長陽尉

䅵巖濮安定人正德中任知州

鈔秀鈔奇俱濟德人一正德舉人一嘉靖舉人

抄思歸善人永樂舉人

糟士奇鳳翔人嘉靖舉人

坊豪徐州人洪武中休甯縣丞

莢清永福人宣德舉人

忙義忙宗永樂中俱充衛千戶

生用和蓬萊人洪武中桐鄉知縣余按道光庚子進士有生永錫山東平陰

人

坑應奎安肅人正德中桐城主簿又嘉靖進士坑進良

福建人

刑惟一合水人景泰間長汀知縣

霽混安定人成化舉人韶州府學訓導

崩愈堅潛山人正德間固始縣丞萬歷間有崩可立泰

和人伏沈典史

油鳳陵川人洪武舉人知交趾諒江州

三甫道應州人正統中祁門縣丞三成志桃源人江陰

利港巡檢

璽書陽谷人正德中富峪衛經歷

耳元明即墨人洪熙中撫州衛知事今杭州有此姓

揣本泌陽人永樂舉人

緒東山馬平人嘉靖中高安知縣

戶校順天舉人

庶蘊字汝章考城人正德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

產麟瑞昌人永樂中兵部主事

島璞垣曲人弘治舉人

鬮和永甯人永樂二十一年舉人任訓導鬮上聲馬字韻

酒好德乳源人洪熙中神木衛經歷
壽秉彝漢州人弘治中龍南縣丞
口祿河州人弘治中宣府通判
品嵒成化間鎮海衛千戶
檄大經字守道廣宗人著述甚多正德丁卯舉人
坎輝南和人正統中福甯州倉官
意秀甌甯人成化中獻縣訓導
嚳哲宣德間人
賁廷傑羅城人嘉靖中甯德縣丞
旗鰲清源人永樂中薦賢書

閔智成化進士

漫智宣德舉人

孝廉弘治中雞澤縣丞

化耀晉安人宣德中甯遠知縣

一炫宗延川人正統中靈壽縣丞

忽忠汾陽人正統中荊州通判忽明山西人萬歷中戶部主事

月文憑居巴陵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武昌訓導有詩集遺世

八通江甯人正統中禮部主事

捌忠石屏州人宣德中利港巡檢

子金東昌人宣德中分宜知縣

雪霽山西人洪武間汾湖巡檢

碧潭涿州人洪武中大名訓導

亦孔昭山東人江西參將本朝同治丁卯順天鄉試舉人亦福埜浙江會稽人

貊安太和人正統中內黃知縣

疾敬清遠人弘治貢士

唐史論斷卷中景雲年一條云古者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

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按宋太宗之繼太祖亦不踰年而改元與唐景雲之事正同而孫之翰持論敢於如此可謂微而顯矣其言兄弟之序繼位則同於先君尤有特識也

周美成詞柔靡特甚雖極工緻而風人之旨尚微然其作汴都賦（賦見宋文鑑卷七）末段云上方且嚼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淨槎而上窮日月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鞴一瞬之間而甘澤滂霈因孛彗於幽獄數景雲而黯靄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無閡如此淫

樂者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之歌曰孰爲我已孰爲我栽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其譏徽宗之求仙荒宴殆北於家父之作誦非揚馬徵一而諷百者也以此意觀其詞乃知曉陰翳日遼鶴歸來皆非尋常賦頌懷人之何矣按宋史文苑周邦彥傳云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異之又云哲宗召對使誦前賦則此賦爲美成少年所作疑後來有所改易矣劉融齋藝概譏美成詞富豔精工只是當不得箇貞字亦過甚之論也

國語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叔必速及云云柳子厚非之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

周其後半愚黠作訟忠萇弘之忠悉矣余按萇叔之忠後世鮮知之此當非彪傒不當非國語者也若彪傒之言以周爲天壞以城成周爲從私欲則害教甚矣若武王之飫歌豈禁後世支壞者乎

汪雙池原神賦釋遁甲八門云休曰休美乾交坤而水生爲萬物之資始又云景者大也向明相見而萬物皆亨余按此入門各各相對景與萬物相見則休乃與萬物不相見也其義當取休息之意雙池以爲休美似非又驚與傷對傷爲受傷則驚蓋取義於警能警備則不受傷矣雙池賦云驚小人之得志亦非

純常子枝語卷十一